

September 2018

Shao Yong as the Origin of the Mind philosophy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Hongbo Z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Hongbo. 2018. "Shao Yong as the Origin of the Mind philosophy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4): pp.37-4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4/1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西游记》心学思想源自邵雍辨

竺洪波

摘要:《西游记》无疑具有心学思想,但对于它是否就是明代王阳明心学这一问题学界尚有异议。考察长篇神话小说的文体特征和道教蕴涵两个方面,可以揭示北宋邵雍心学与《西游记》的内在契合关系,确立邵雍在《西游记》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对《西游记》的心学内涵作出全面、正确的认识。王阳明心学与邵雍有联系、有区别,然不宜混为一谈。

关键词:《西游记》; 心学; 邵雍; 王阳明

作者简介:竺洪波,文学博士,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学院教授(挂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邮政编码:200240。电子邮箱:hbzhu@zhwx.ecnu.edu.cn

Title: Shao Yong as the Origin of the Mind philosophy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bstract: *Journey to the West* indisputably contains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whether it is derived from Wang Yangming's mental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the Taoist intention of mythological novels reveals a certain identity between Shao Yong's mind philosophy and tha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therefore establishes the significance of Shao's philosophy for the writing of the novel. This realization helps to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novel's mind philosophy. Wang Yangming's mentalism and Shao Yong's mind philosoph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yet remain apart; they are not to be confused.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Shao Yong; Wang Yangming

Author: Zhu Hongbo,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his area of academic specialty is the aesthetics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He works in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t X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on a temporary basis. Addr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5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Email: hbzhu@zhwx.ecnu.edu.cn

《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学界曾经讳莫如深。时至今日,认识依旧没有完全到位,甚或存在误解。其主要表现在:一、以《西游记》表现心学为诟病,将“艺术化的心学”等同于唯心主义予以彻底否定;^①二、将《西游记》的心学思想归入王阳明哲学一端,由此得出的“心学”主题相对偏窄。在笔者看来,前者系“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惯性所致,明显留有庸俗社会学研究的因袭,其方法和结

论都不足为训。后者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值得一辨。

明代王阳明集心学大成,《西游记》诞生于嘉靖、万历之际,两者或有天然关联,但其时文网森森,作者吴承恩(?)有将“真事隐去”的审美取向,善以影射方式揶揄当世,其间“有殷鉴寓言存焉”。^②故从文本实际看,《西游记》心学内容多出自距时较远的宋儒邵雍。王阳明心学与邵雍有联

系、有区别,或许不宜混为一谈。考察神话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为神魔小说)的文体特征和道教蕴涵两个方面,可以揭示出邵雍心学与《西游记》的内在契合关系,确立邵雍在《西游记》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对《西游记》的心学内涵作出全面、正确的认识。

一、《西游记》邵雍心学的表征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后定居洛阳,晚年隐居苏门山百源,后人称他为百源先生。北宋著名理学家,谥康节,又称“康节先生”。《宋史》卷四二七有传。其哲学体系是“先天学”(又称易学象数学),倡导“元会运世”宇宙观,力主心道合一,为后世心学的重要来源。黄宗羲《宋元学案》专立“百源学案”,以述其思想。有人认为其后续影响远超张载、周敦颐、程颐、陈颢等“北宋四子”,“历代皆重其书”,五百年间“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李光地 81)。这里所谓邵雍心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邵雍以修心为本的学术与思想。

翻检《西游记》,可以清晰看到邵雍心学的影子,先梳理《西游记》邵雍心学的诸种表征,并作简扼评价如下:

其一,以“元会运世”宇宙观开篇。

《西游记》作为长篇神话小说,竟以充分哲理化的邵雍“元会运世”宇宙观开篇,颇令读者诧异。开卷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中“造化会元”一语,出自邵雍《皇极经世》,“会元(或元会)”即“元会运世”的简称,是邵雍对宇宙生发的特殊构想与表述。元、会、运、世是邵雍仿照一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之制,计算“历史时间”的不同单位。其说大略以宇宙成毁一周期为一元;以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有十二会,以每会为一万零八百年;一会有三十运,以每运为三百六十年;一运有十二世,以每世为三十年。再以“元、会、运、世”之定数推演宇宙(自然)演化与世事兴衰循环之道,揭示帝王治乱、人民处世的规律和法则。朱熹解释说:“一元十二会之中,初之一会天开,次之一会地成,再次之一会人生,万物兴焉”(卷一 31)。

《西游记》借用邵雍宇宙观,其意在说明石猴出生的“自然之数”,昭示其成长史——立名、立

功、立人——的必然性,成为“大闹天宫”以及得道成佛的数理渊源,并为整个作品营造神秘气氛。清初汪澹漪评本《西游证道书》对此有评点:“起得直如此冠冕。竟似一篇大文字论冒,从来小说中有此否?”(汪澹漪 5),揭示《西游记》别开生面的原因即在邵雍学说的灌注,并因此对《西游记》的艺术构思大加赞扬。

其二,插引邵雍易诗《冬至吟》。

《西游记》第一回历数天地开辟的时序为: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这些都是邵雍象数学的术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间还引录了邵雍的“易诗”《冬至吟》的前半阙,诗曰:

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

冬季是生命的孕育期,古人称为藏精期。冬至在子月(农历十一月)时值冬天中间,其时“天心”还没有什么变化移动,但是阳气已开始生起,只等春风来临,“天地交合,群物皆生”。天心,即天地之心,乾坤象数,为万物之源。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这些术语比较晦涩,有了一首《冬至吟》诗顿时气韵生动。天心,也即天机,系宇宙造化无上法则,古人曾说:“中世不悟,实生机心。《南华》有云:‘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机也者,执造化之藏,夺五行之秀,持之极微,发之极险”(刘荫柏编 570)。对于这个“天心”,邵雍《渔樵问对》有专门解释:

樵者问渔者曰:“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

曰:“先阳已尽,后阳始生,则天地始生之际,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末则当星辰终始之际。万物死生,寒暑代谢,昼夜迁变,非此无以见之。当地地穷极之所必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顺天故也。”(《邵雍集》 560)

厘清上述邵雍的心学理数,那么《西游记》紧接着描写花果山石猴出世的大段文字显得是多么自然而然。石猴“一朝迸裂”破石而生,却经历了“天地之心”的长期孕育。《冬至吟》不啻构成了

整部《西游记》的立意机杼和“哲理—诗意”起点，“天地之心”也成为后人评论《西游记》的重要范畴和中心命题。同时，联系《西游记》中有著名的“渔樵联诗”情节，我们不禁要问，它与邵雍《渔樵问对》是否也有必然的关联！

其三，美猴王三更受道。

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中，美猴王从须菩提祖师学道，“打破盘中之谜”：“祖师你打他三下者，叫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故事当然源本于《坛经》五祖弘忍大师“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的典故（《坛经·行由品第一》33），但却也与邵雍心学有密切关系。请看，悟空半夜学道时仰观天象之际，作品引录了邵雍的一首“易诗”，云：

月明清露冷，八极迥无尘。深树幽禽宿，源头水溜汾。飞萤光散影，过雁字排云。正直三更候，应该访道真。

邵雍生性娴静，对“清月”夜景情有独钟，写下大量吟咏清月的诗篇，有其《首尾吟》自证：“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余年捋白须”（邵雍 516）。上半阙以宁静氛围隐喻菩提祖师隐逸妙境，下半阙“飞萤光散影”“过雁字排云”的意象以萤火微光、雁行振翩隐喻悟空得道，抒发希望与欣喜之情。《西游记》作者从邵雍诗集中选择这一首清月诗，究其意境与上面《冬至吟》“天心”立意一脉相承。可以说，《西游记》写悟空得以入室学道，机缘在《坛经》，文心则在邵雍。

其四，以易诗《清夜吟》编目。

《西游记》洋洋大著，凡一百回，二十卷。今见最早刊本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世本），系“华阳洞天主人”编目，选择邵雍易诗《清夜吟》二十字作为卷号。查《清夜吟》全诗如下：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邵雍 365）

一样的清月意象，配上微风碧水，两者相映成

趣，“阳中阴”即月，“风中柔”即水，水月之清，意境优美，令人陶醉。世德堂本即以此二十字为目，每卷五回。目录页每五回回目前分别题“月字卷之一”“到字卷之二”等，依次类推至“知字卷之二十”。明代《西游记》风行天下，固然是其高超思想、艺术使然，但这个编目创意功不可没。

然而，对于这一编目方式，学界多以为古代习见的版本现象，对其中的文化哲学意义一直未曾注意。“华阳洞天主人”此番编目现在看来并非偶然。在宋代理学中，邵雍的太极象数学哲学观与程朱理学主流相比有更多的异端倾向，与后世王阳明心学则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在邵雍哲学里，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也称之为“太极”，却也可称之为“心”。“天心”是邵雍心学的核心术语，也是最高境界。他明确宣称：“先天学（即太极象数学），即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任继愈 196）。

联系到世德堂本批语中所揭示的许多心学内容，如第一回叙美猴王寻仙访道至须菩提祖师洞穴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世本即夹批曰：“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云云，足见邵雍心学与《西游记》有多么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其五，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虞集《原序》尾署“邵庵”。

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首倡“证道”说，把《西游记》作者归入宋元之际的道士邱处机，为此伪托元代大文豪虞集作《西游证道书原序》，尾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

据《元史》虞集本传记载：“（虞集）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故虞集诗文中多署“邵庵”。但自出仕之后，特别是任职京官之后就不宜再署了，像《原序》中一方面署有“翰林学士”的官名，一方面又署有表达早年高洁之志的“邵庵”，实在是不伦不类，令人不可思议。正是这一点成了汪澹漪伪托虞集的“马脚”，但却拉近了《西游记》与邵雍的关系。《证道书》本虞序署“陶庵”，未必“纯属巧合”吧。

看来汪澹漪是最早认识《西游记》与邵雍心学关系的人，前面提到，他推崇《西游记》以邵雍“元会运世”宇宙观开篇，并予以高度评价：“起得

直如此冠冕。竟似一篇大文字论冒,从来小说中有此否?”(汪澹漪 5)。这绝非偶然。可见,汪澹漪对于揭示《西游记》的邵雍心学,也是一位重要的先行者。

二、神话小说的神奇性与邵雍神秘主义宇宙观

上述邵雍心学内容不仅构成表征,而且表现在《西游记》的灵魂里,内在于《西游记》的审美、文化精神之中。尤其是《西游记》的浪漫主义——神奇性与邵雍神秘主义宇宙观,两者间存在许多契合,《西游记》反映邵雍心学借此成为可能和必然。

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行取法的历史事件,本身即是具有神奇性的壮举。《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书备述西行艰辛与西域奇异道理风俗,“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玄奘,《还至于阆国进表》;朱一玄 13),极富神奇色彩。如描写西域旅途凄惨景象:

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慧立 彦惊 17)

有的描写径直就是微型神话。如屈支国“大龙池”故事: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性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大唐西域记》卷一 57)

这则人龙交合故事,一方面带有神秘色彩,另

一方面也有道德说教的因素:因为违背自然本性,造成毁城灭族的恶果,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符合“再生态神话”的界定。

至晚唐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加进了猴行者、深沙神(分别为孙悟空、沙和尚的原型)的神话形象,代替凡人石槃陀成为取经护法,玄奘取经事迹进一步被神化,从而奠定了“西游”故事朝神话小说发展的方向。对此,胡适惊叹“神话化之速”(胡适 892)。明代吴承恩(?)喜鬼神、善谐剧,以游戏和浪漫文笔创造出举世无双的神魔小说巨著《西游记》,后世举为“四大奇书”之一,更有“奇书中的奇书”的美誉。

关于《西游记》的神奇性特征,清人张书绅有完整评论:

观其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业龙、乱蟠桃、反天官、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张书绅 12)

张书绅以“奇”说《西游》,盛赞其“无一不奇”,“五奇具美”,将《西游记》“奇书”说推到极至。他归纳的“五奇美”也成为后人评论《西游记》浪漫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现行之小说史和文学史以《西游记》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峰,盖源于此。

显而易见,《西游记》的神奇性与邵雍神秘主义宇宙观在艺术精神上有契合关系。

关于宇宙(生命)的发生,邵雍说: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

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静之大者谓之太柔，静之小者谓之少柔，动之大者谓之太刚，动之小者谓之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邵雍集》1—2）

邵雍将宇宙本体称为太极：“太极，一也”，相当与老子的“道”，太极以动静生天地，天分阴阳，地分柔刚，谓之四象。阴阳又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即日月星辰（天四象），柔刚又分为太柔太刚少柔少刚，即水火土石（地四象）。日月星辰变为寒暑昼夜，水火土石化为风雨露雪。其运动轨迹为：太极演为两仪，两仪演为四象，四象演为八卦。再由八演为十六，十六演为三十二，三十二演为六十四，依次类推演化为万事万物。

这是一个神奇的象数系统——世界，而世界又依循象数逻辑发展。邵雍假设世界从诞生到毁灭为一元，仿年月日时辰五者顺序，定一元为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因此一元共有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邵雍以元为世界的历史周期，周而复始，循环无尽，从无到有，又复归为无。

对于邵雍的神秘主义宇宙观，哲学无法解说，科学无法验证。而《西游记》作为文学以形象与想象反映世界，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虚无、荒诞和浪漫的美，而不是科学的真和哲学的理，这就决定了它与邵雍的神秘主义宇宙观有了链接的可能。

《西游记》以“元会运世”宇宙观（“天地之数”）开篇，以“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为天地开辟的时序，以天宫、海藏、地穴为乾坤表象，以“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为五行（水、火、山、石、土）载体，以“天真地秀、日精月华”为生命起源的动力，以“仙石孕育仙胞，迸裂化猴”为孙悟空出世的形象演绎，构建了一个神奇的“西游”世界。还有，玉帝所享一千七百五十劫无量高寿、铁扇公主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的“灵宝”神通、六耳猕猴与孙悟空的“两心合一，搅动乾坤”等等神奇描写，也只有在邵雍的象数体系和神奇世界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总之，哲学与文学、“存在与虚无”两种形态，正是在

这一契合关系中得到艺术审美上的融合。

三、《西游记》仙佛互证与邵雍哲学的道教渊源

《西游记》的心学思想，一般认为是属于儒家学说。最著名的谢肇淛“求放心”说，直指来源于孟子。谢肇淛“求放心”说表述如下：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淛，《五杂俎》；刘荫柏编 677）

查《孟子·告子上》，曰：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杨伯峻译注 267）

两者渊源清晰可见。王阳明虽持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其学说与孔孟原儒多有变异，^③但根本上属于儒学道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为“杂统”，将《西游记》与王阳明心学联系起来顺理成章。如袁行霈先生指出：“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西游记》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特征”（袁行霈主编 152），认为《西游记》所反映的正是王阳明心学。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西游记》的心学思想具有三教合一（以仙佛互证为核心）的背景。明代《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袁于令（题署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词》即谓：“三教已括于一部”（刘荫柏编 557）。清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序》：“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朱一玄编 244）。尤侗《西游真诠序》：“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西竺

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朱一玄编 217)。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则反复指出,一部《西游记》奥旨即在“寓玄于释、仙佛互证”。其思想意蕴超越儒家。

先看佛教元素。

毋庸置疑,《西游记》的心学思想带有佛教渊源。其中贯穿取经过程的佛经即是《心经》,作为唐僧精神支柱的是“心生心灭”论。《西游记》写道:

众僧们灯下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有的说水远山高,有的说路多虎豹;有的说峻岭陡崖难度,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三藏籍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总僧莫解其意,合掌请问道:“法师指心点头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152)

“心生心灭”之论,言心外无物,心物一体,原来正是佛家的“定心真言”。心学与禅说得到完全融合。

重要的还是其中的道教元素。

世德堂本《西游记》夹批关于心学的评论出现在须菩提祖师仙居“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白文之下:“灵台、方寸山,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联系须菩提祖师传道有休粮守谷、入定坐关、采阴补阳、水火锻炼等道教内容,其道家倾向显而易见。大家知道,《西游记》中的须菩提祖师已经完全不同它的佛教原型了。

世本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揭示的道家内容更加突出,它首引前世本无名氏《旧叙》:

孙,猻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郭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刘荫柏编 556)

这段话充满象征隐喻意义:以猻、马为心意本真的借代,将魔视为达到心意本真的“颠倒幻想之障”,认为《西游记》降妖除魔,其旨即在“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最终实现“归之太初”“心无可摄”,也即原初心意本真(“道之成”)的境界。其间涉及五行、五脏、摄心成道等道家术语,其心学主旨通过道家特有的话语体系得到揭示。关于《西游记》的心学主旨,陈《序》又进一步发挥说:

彼以为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洩,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刘荫柏编 556)

这里首次引入了两个道家的概念:“大丹之数”“东生西成”。何为“大丹之数”和“东生西成”?著名道教学者李安纲先生解释说:“金丹学认为,金丹出产在东方,却必须到西方培养,才能成就;还必须再回东方,才能得到永固。[……]所以小说中孙悟空西游学法,唐僧西游取经,其目的都是要把从东方生出的金丹送到西方去长成,然后再取回送到东方来。‘西以为纪’,就是陈氏对于书名《西游记》三字的解释”(李安纲 65)。陈元之还将其与太史公“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道在屎溺”等思想相互印证,反复论述人的心意状态和修心养性之道,体现了对《西游记》道家主题的隐喻性揭示。值得指出的是,正是陈《序》的道家意识成了后世诸多道家评本“证道求丹”学说的最初渊藪。

邵雍哲学原属儒学道统,“洵粹然儒者之言”,被誉为“羽翼圣经”的“有宋名儒”(希古,《击壤集引》;邵雍 574),但夹杂较多的道家思想,著作在后代类书中多归道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击壤集〉提要》谓:“邵子抱道自高,盖亦颜子陋巷之志,而黄冠者流以其先天之学于华山道士陈抟,又恬淡自怡,迹似黄老,遂以是《集》编入《道藏》太元部‘贱’字‘礼’字二号中”(邵雍

571)。究其来源,来自唐宋之际道士陈抟,《宋史·朱震传》:“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四库全书总目〈皇极经世〉提要》则颠倒顺序说:“邵子数学本于子才,子才本于穆修,修本于种放,放本于陈抟。盖其术本自道家而来”(邵雍 569)。所以,有论者径直指认:邵雍与陈抟,实质一也。

最显著的因袭在邵雍的“先天之学”,它完全脱胎于陈抟的先天图。相对于陈抟的图式,邵雍的“先天之学”即是无文字的先天图,因为可在心里默默演算,他称之为“心法之学”。并说:“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认为有迹的先天图是用来表达无言的“先天之心”(转引自任继愈主编 196)。

关于邵雍与道家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出自唐代钟吕内丹道。如黄宗羲说:

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抟)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与僧寿涯。修以《先天图》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雍)。(黄宗羲 88)

观其《伊川击壤集》有内丹诗数首,如卷八有内丹诗《寄亳州秦伯镇兵部》曰:“天心复处是无心,心到无时无处寻。若谓无心便无事,水中何故却生金?”(邵雍 290)深得内丹之奥旨。对此,朱熹有精辟的意见,他在《朱子语类》卷 100“邵子之书”中说:“康节象数学源于陈希夷。康节天资极高,其学只是术数学。后人聪明者,亦可以推”(2544)。他还进一步辨析了邵雍之学近老子而非孟子的特点: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闲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

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於老子。”(2544—545)

明确指出邵雍秉性为人“似老子”,其“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的修心学说“出于老子”,按孟子未必说得通。这为后人将邵雍归入道家奠定了基础。

所以,《西游记》邵雍心学被后世道教评本所继承和推崇。如清代陈士斌《西游真诠》“非儒崇道”,对李评本以王阳明心学批点《西游记》表示不满。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叙美猴王学道至“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世德堂本、李评本等明代评本及汪澹漪《西游证道书》皆注为王阳明心学,陈士斌直斥为“管窥蠡测”,“竟将仙师(指邱处机——引者注)度世真谛全然遗弃,可惜!可叹!”(陈士斌 11)。

陈士斌并非舍弃心学,而是对“心”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心”不仅是儒家“立人”之途,不应与道家金丹之旨、长生之术分裂开来。他指出:“若云是心,以心向心,参禅打座,祛欲循理,便可长生,又何用求师访道、东奔西驰邪!”故而“以此心为天地之心,则可;以此心为人心之心,则失之远矣”(41)。他明确表明《西游记》心学系邵雍之学:

《西游记》诗篇首取邵尧夫之诗：“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明天始有根。至此，正明天心之所在也。“静悄悄杳无人迹”，阴，静之极也。然静极未见天地之心；静极初动，方见天地之心。其阐理微妙如是。（13）

将心分为“天地之心”与“人心之心”是陈士斌对先前各类评本的批判、扬弃，其理论根源即在邵雍，《西游真诠》作为清代三大通行本之一，其最大的创见之一就在于完成了对《西游记》邵雍心学的道家阐释。

四、简短的结语与余论

据以上辨析，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一）上述邵雍心学表征说明了《西游记》与邵雍心学的特殊关系。《西游记》神话小说的文体特征和道教蕴涵揭示出邵雍心学与《西游记》的内在契合，也即《西游记》反映邵雍心学的必然性，并进而确立邵雍学说在《西游记》中的重要地位。

（二）《西游记》与王阳明心学当然有联系：一方面是因为王阳明哲学在其时广泛流行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王畿、王艮、罗洪先、李春芳、万表、胡宗宪、胡璉等各派心学代表为同时代人，有的还存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或有广泛交游，其文学主体性必定会有所表达。但是，王阳明属儒家道统，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重现实、倡事功，其心学与“整饬人心”“破心中贼”的儒学命题密切相关，似乎与《西游记》存在较大隔膜。故而未必能够断言《西游记》的心学即是王阳明之学说。将《西游记》的心学思想归入王阳明哲学一端，认识相对偏窄。至于将王阳明“破心中贼”的心学思想视为《西游记》的反动主题，更是无稽之谈。而一旦将王阳明与邵雍联系起来，论述《西游记》的心学旨意就会自然而然，毫无抵牾之处。所以，对于《西游记》的心学思想，与其说来自明代王阳明，不如说来自宋儒邵雍。

又及，邵雍虽是大学者，但作为隐士，具有一些江湖属性，许多民间算命术（如麻衣相法之类）

都自号源自邵雍的象数易学，故而民间对其极为推崇。对此，明清通俗小说多有表现。《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即有对“先天易数”流行的描述；《水浒传》卷首诗则是托名邵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书中也有情节表现出江湖人士对邵雍的崇敬。而作为儒家道统的王阳明似乎没有这样的“殊荣”。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认识《西游记》与邵雍心学的关系，或许也不无启迪。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简而言之，可谓本篇的余论。

注释[Notes]

① 这以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1982）：34—41）一文为代表。其中心观点是：“《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其目的是宣扬王阳明的“心学”，通过“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犯上作乱’的形象来修心”，为“犯上作乱”的起义农民“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在思想倾向上存在严重错误。

② 如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和嘲讽”指出：“《西游记》的若干帝王佞道误国故事，都以明世宗朱厚熜为原型，“吴承恩通过神魔之争的描写，对不满意的当时皇帝加以批判和嘲讽”。收入《〈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64页

③ 如顾炎武论述王阳明对孔孟学说的变异时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来，而文成（王阳明卒谥文成——引者注）以绝世人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日知录》卷十八）董其昌也指出：“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王阳明）始。”（《容台文集》卷二）

引用作品[Words Cited]

- 陈士斌：《西游真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Chen, Shibin. *A Stud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Shao, Yong. *Collected Works of Shao Yong*. Ed. Guo 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慧能：《坛经·行由品第一》。《金刚经心经坛经》，陈秋平，尚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页。
[Huineng. *The Altar Sutra. Vajracchedika-sutra · The Heart of Prajna Paramita Sutra · The Altar Sutra*. Eds. Chen, Qiuping and Shang R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33.]
-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Huang Zongxi. *Case Studies of Scholarship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Vol. 1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慧立 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孙毓棠、谢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Huili, and Yancong. *The Biography of Master Sanzang*. Vol. 1. Eds. Sun, Yutang and Xie F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胡适:“《西游记》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6—925页。
- [Hu, Shi. “A Textological Stud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Hu Shi's Essays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1990. 886 - 925.]
- 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西游记文化学刊》第1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4—85页。
- [Li, Angang. “A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ultural Journal of Journey to the West*. Vol. 1. Beijing: Orient Press, 1998. 64 - 85.]
- 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九。成都:巴蜀出版社,2009年。
- [Li, Gugangdi. *Comprom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s*. Vol. 19.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黄永年、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页。
- [Wang, Danyi.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Reviews*. *Huang Xingzhou's Vers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Reviews · Journey to the West*. Eds. Huang, Yongnian and Huang Shouc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5.]
-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Yuan, Xingpei, 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4.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9.]
- 朱一玄主编:《〈西游记〉研究资料汇编》。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 [Zhu, Yixuan.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Zhengzhou: Zhongzhou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ress, 1983.]
-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羨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Xuanzang. *Notes o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Time of Great Tang Empire*. Vol. 1. Ed. Ji, Xianl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Zhu, Xi. *Analects of Zhuzi*. Ed. Li, Jingde and Wang Xing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Liu, Yinbai, ed.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
- [Zhang, Shushen. *A New Vers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 A General Review*.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 [Ren, Jiyu,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Yang, Bojun, ed.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Works of Men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吴承恩:《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 [Wu, Cheng'en.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责任编辑:程华平)